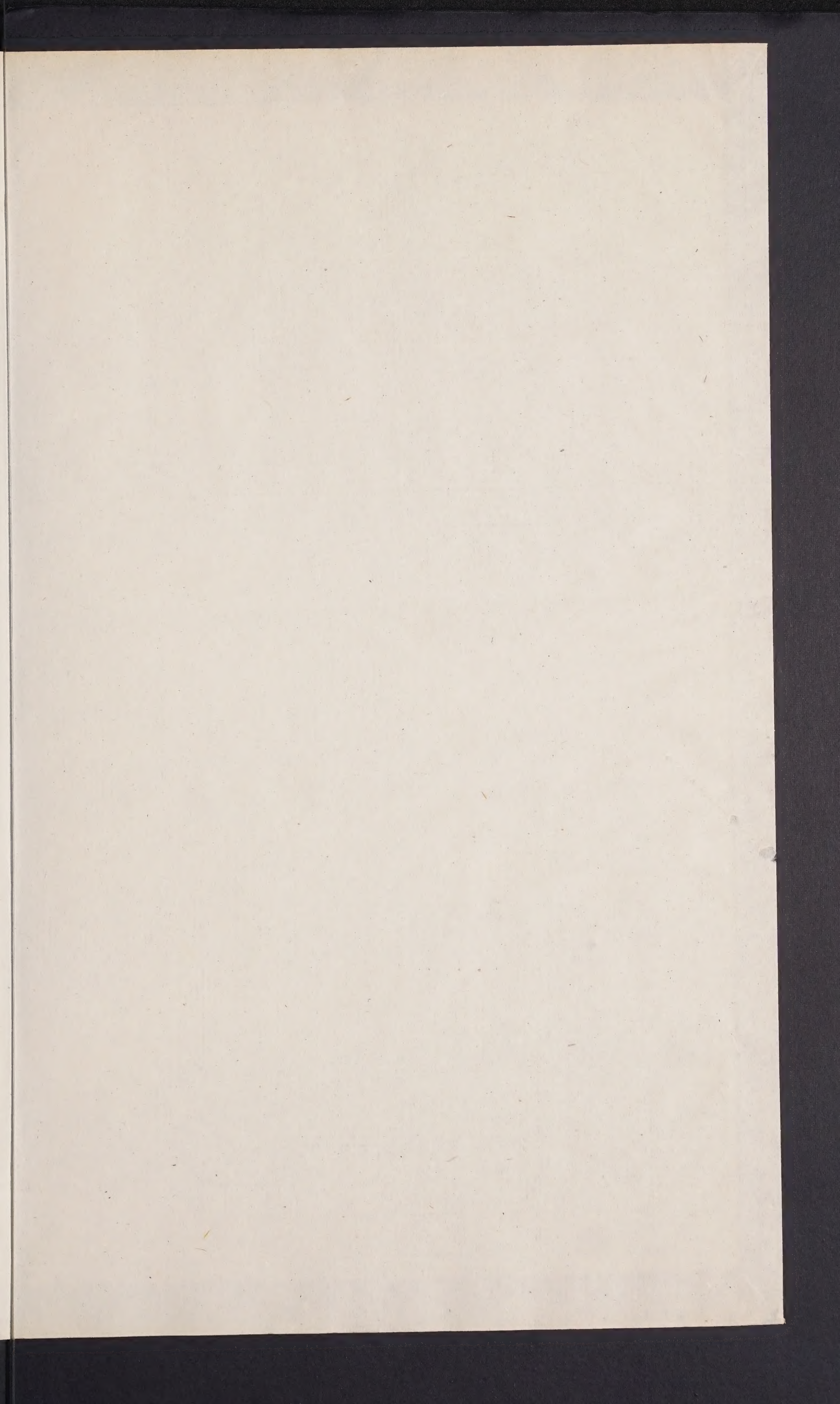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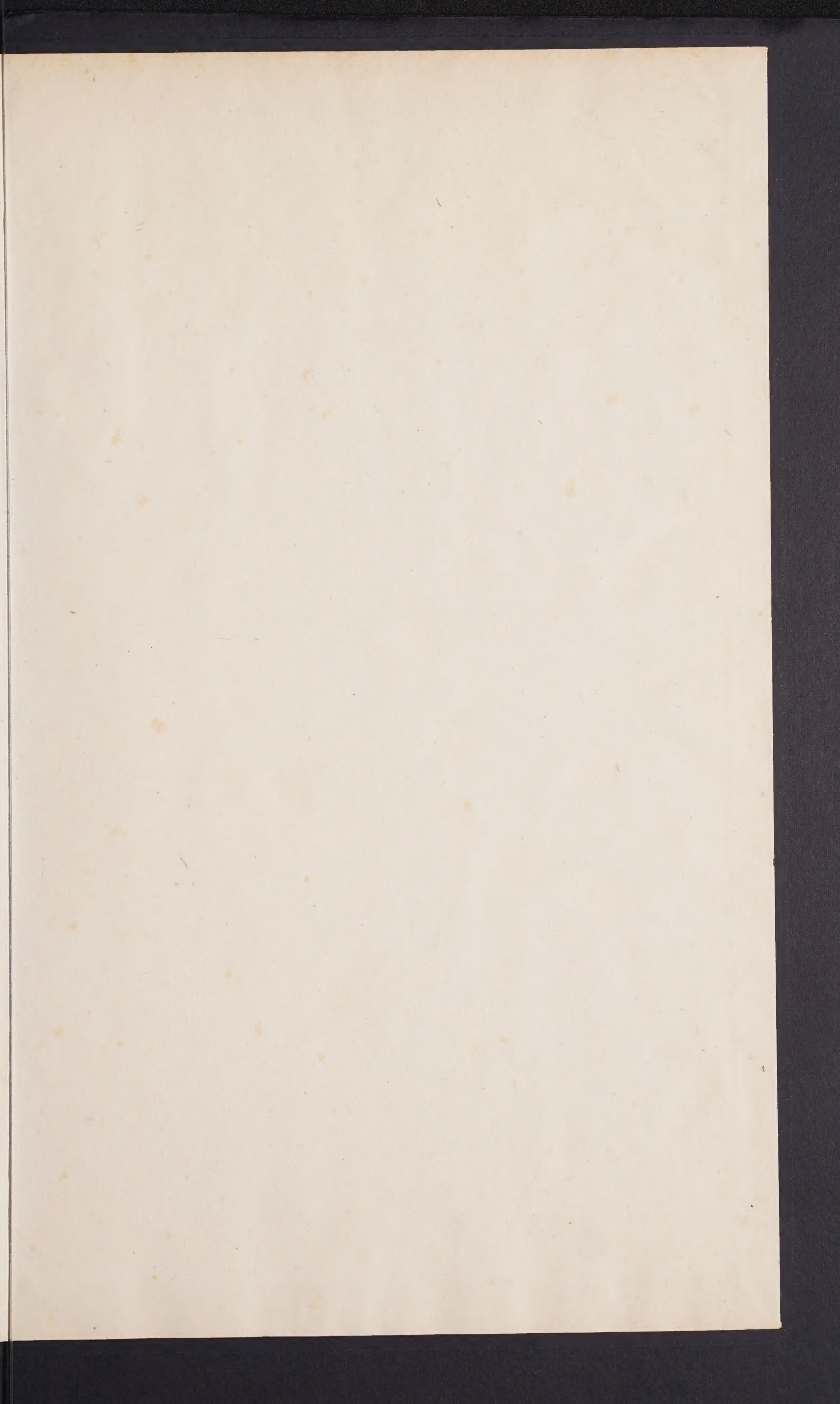






聖學格物通卷之九十六

薄歛下

○唐高祖武德七年夏四月庚子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之民給田一頃篤疾廢疾十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十之二為世業八為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絁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損六以上免調損七以上課役俱免凡民貲業分九等百戶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在城邑者為坊田野者為

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生爲黃四歲爲小十六爲中二十爲丁六十爲老 造計帳三年造戶籍

臣若水通 唐之立法雖非皆古之制而亦古之遺 也曰租者粟米之征也曰調者布縷之征 曰庸者力役之征也豐年則取之凶年則 之此民不困於誅求而貞觀之斗米三錢有以哉後世惟竭民之財以恣己之欲不知損下則上下俱損益下則上下俱益君民一體而貧富豈容二致邪今天下公私俱竭而病於國家之冗費未去其取諸民者

亦重矣伏惟
聖明崇儉以節用損上以益下天下幸甚
○唐太宗貞觀九年三月上謂魏徵曰齊後主
周天元皆重歛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亡譬
如饞人自啖其肉肉盡而斃何其愚也
臣若水通曰君民相爲一體者也何者天
地萬物與吾一體者也知其一體則所以
愛之而不傷者無所不至矣其忍重歛以
自殘乎太宗啖肉充饑之喻近之矣噫割
己則痛戚至於截人肢體而不恤者氣血
不相關而已是蓋未能眞見天地萬物一

體之道則一膜之外已爲秦越夫焉得不重歛相殘邪故人君之學莫大乎體仁易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貞觀十一年八月侍御史馬周上疏以爲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府庫亦爲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畜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歛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於貞觀之初親所服行在於今日爲之固不難也陛下必爲長久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

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甚

臣若水通曰馬周之言切矣國之興亡係於民之苦樂故厚歛以病民則民怨苦而喪其樂生之心則亂亡安得不至也使太宗能從其言如貞觀之初政何其治之不可長哉

○貞觀十六年十一月壬申上曰朕爲兆民之主輕徭薄歛使之各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管絃樂在其中矣

臣若水通曰民吾同胞痛癢欣戚相關者也孟子曰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太宗欲薄歛以富民而言樂在其中蓋近於樂

民之樂矣貞觀之盛斗米三錢外戶不閉行旅不齎糧民之樂其樂豈無所自哉

○唐代宗元年冬十月京兆尹第五琦言什一稅法民苦其重多流亡十一月甲子日南至赦改元悉停什一稅法

臣若水通曰十畝稅一唐之法與古名同而實異也代宗始不知而誤行之及聞民苦其重多所流亡即赦停其法所謂勇於改過不失爲愛民之主賴有此爾人君之於民其愁苦之聲可不聞哉

○德宗建中元年春正月丁卯朔赦天下始用楊

炎議命黜陟使與觀察刺史約百姓丁産定等
級改作兩税法比來新舊徵科色目一切罷之
二税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唐初賦斂之法
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
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多非其實及至德兵起
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賦斂之司增數
而莫相統攝各隨意增科自立色目新故相仍
不知紀極民富者丁多率爲官爲僧以免課役
而貧者丁多無所伏匿故上戶優而下戶勞吏
因緣蠶食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爲浮
戶其土著百無四五至是炎建議作兩稅法先

計州縣每歲所應費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使與居者均無僥利居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統於度支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臣若水通曰唐初租庸調之法雖不及三代然亦取之有制民未稱病也楊炎乃倡為兩稅之議德宗用之以赦天下悉除新舊征科色目孰不以為寬也殊不知法愈煩而病民愈甚以至於亡然則人君其可以畜聚斂之

臣亂舊章以誤國家哉

○建中二年五月淮南節度使陳少遊奏本道稅錢每千請增二百五月詔他道皆如淮南又鹽每斗價皆增百錢十一月加少遊同平章事

臣若水通曰大學云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孟子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德宗好利之心非揚炎諸群小從諛之邪是時巳稅商錢括富商僦質而少遊者請增稅錢非所謂逢君之惡而長之邪繼是而往稅架間陌錢無虛日而四方解體亂臣乘之而逆節彰矣向使帝能節用愛人於平

時則固不致興兵而侈用矣若非唐命未改而諸將死綏瓊林大盈之積其不爲鉅橋鹿臺也哉爲人君者所宜戒也

○德宗貞元四年九月庚申元友直句檢諸道稅外物悉輸戶部遂爲定制歲於稅外輸百餘萬緡斛民不堪命諸道多自訴於上上意寤詔今年已入在官者輸京師未入者悉以與民明年以後悉免之於是東南之民復安其業

臣若水通曰友直之爲句檢使以諸道稅外之緡輸京師此小人以利逢德宗之欲者也民不堪命邦本將蹙矣李泌爲相宜斥友直

之非而止德宗之欲也乃無一言由是而推之乃其前日受淮南二十萬之運悉輸之大盈者啓之是泌欲爲德宗豐其私財而不知歛天下之怨也及諸道自訴而上始免稅入之稅吁亦晚矣故司馬光曰李泌欲弭德宗之欲而豐其私財是欲啓其門而禁其出也嗚呼孰謂李泌之賢而有此邪

○德宗貞元十三年十二月先是宮中市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直比歲以宦者爲使謂之宮市抑買人物稍不如本估其後不復行文書置白望數百人於兩市及要鬧坊曲閱人所賣物但

種宮市則斂手付與眞僞不復可辨無敢問所
從來及論價之高下者率用直數百錢買人直
數千物多以紅紫染故衣敗繒尺寸裂而給之
仍索進奉門戶及脚價錢人將物詣市至有空
手而歸者名爲宮市其實奪之商賈有良貨皆
深匿之每敕使出雖沽漿賣餅者輒棄閉門諫
官御史數奏諫不聽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入朝
具奏之帝頗嘉納以問工部侍郎判度支蘇弁
弁希宦者意對曰京師遊手萬家無土著生業
仰宮市取給帝信之故凡言宮市者皆不聽
臣若水通曰易稱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

曰財故聚人之道必在於理財而理財之道
必在於仁而後可安其位也德宗嗜利其稅
於民極矣又爲宮市索進奉取脚錢以困商
民民將何極耶言官諫之而不聽及張建封
具奏帝嘉納若有感悟之幾矣蘇弁黨韋
而詭言以沮焉由是歛愈急人愈散而位愈
危以至奔走郊原求食不得餉絶命危得韓
滉一餽而以得生爲賀向之所暴歛果安在
也徒足以爲君人者之戒爾

○唐穆宗長慶元年五月壬子塩鐵使王播奏約
榷茶額每百錢加稅五十石拾遺李珏等上疏

以爲榷茶近起貞元多事之際今天下無虞所
宜寛横歛之目而更增之百姓何時當得息肩
不從

臣若水通曰自榷酤之法一興而不已遂至
於榷茶又不已遂至王播又奏於稅百錢之
上而加五十焉民何以堪哉嗚呼民窮而
歛愈極穆宗之謂也此其所以再失河朔而
不能復歟

○唐懿宗咸通元年五月壬申右拾遺供奉薛調
上言以爲兵興以來賦歛無度所在群盜半是
逃戸固宜翦滅亦可閔傷望勑州縣稅外毋得

科率仍勑長吏嚴加糾察從之

臣若水通曰自古盜賊之生起於賦歛之重多甚爲害也乃從而翦滅之不知兵愈繁而歛愈急歛愈急而盜愈滋滅於東而生於西柰之何不展轉以亡也薛調知盜賊起於賦歛無度請盡除橫暴之歛加賙恤之仁招叛亡之衆庶猶可以止也不知出此而但令州縣禁稅外之科率而已是猶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也烏能大有濟哉

○後唐莊宗同光三年閏十二月帝以軍儲不足謀於群臣豆盧革以下皆莫知爲計吏部尚書

李琪上疏以爲古者量入以爲出計農而發兵故雖有水旱之災而無匱乏之憂近代稅農以養兵未有農富給而兵不足農損瘠而兵豐飽者也今縱未能蠲省租稅茍除折納紐配之法農亦可以小休矣帝即敕有司如琪所言然竟不能行

臣若水通曰兵以護國農以養兵故人君在薄歛以豐農農給而兵足矣此李琪探本之論也唐莊宗亂亡之事非一及軍儲不足乃謀於群臣除折納紐配之法亦晚矣然又竟不能行其後甚至於豫借民稅以給軍至

是豈復可爲邪事機之往雖有善者亦無
如之何矣謀國者盍亦謹之於其始哉
○後晉高祖天福五年秋九月辛未李穀奏諸州
倉糧於計帳之外所餘頗多上曰法外稅民罪
同枉法倉吏特貸其死各痛懲之
臣若水通曰上發以意則下承其事人君誠
有薄斂愛民之心則臣下必不敢違其意以
厚斂倉吏數外斂民上之意可知矣貸死抵
罪徒空言何益乎
○宋仁宗皇祐五年十一月詔減畿內諸縣稅端
明殿學士張方平言上畿賦斂之重詔開封府

諸縣兩稅於元額減一分永爲定式

臣若水通曰畿內首天下根本之地諸縣所供視天下之州縣爲尤繁故薄稅之政所宜先焉者也張方平此言可謂得矣然王者與天地同體以四海爲家四海之民猶畿內之民也方平能知王治道則必請行王政什一中正之法由王畿以達之天下則博施濟衆而仁澤及於無窮矣惜乎其學不足以及此

○宋理宗景定元年五月蒙古左丞張文謙罷遂求出宣撫大名臨發請於中書平章政事王文統曰民困日久況當大旱不量減稅賦何以慰來

蘇之望文統曰上新即位國家輕費止仰稅賦苟復減損何以供給文謙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至任蠲常賦什之四商酒稅什之二

臣若水通曰文統知在官之爲富而不知在民之爲富且無殃也然世之聚斂之臣欲爲富國之計如文統者每每厚征于民殊不知民散則國雖富孰與守是富而有殃矣如紂之鹿臺鉅橋唐德宗之瓊林大盈是也故薄斂者國賦雖損國富則益張文謙謂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其善於謀國者矣若文統其文謙之罪人乎

○元世祖至元二十一年詔盧世榮行鈔法下御史中丞崔彧吏罷之世榮既入中書即日奉詔理鈔法之弊自謂其生財有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翰林學士董文用謂曰此錢取于右丞家耶將取之民耶取于右丞家則吾不知若取于民則有說矣牧羊者歲當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以獻主者固悅其得毛之多然羊無以避寒熱既死且盡毛又可得乎民財有限右丞將盡取之得無有日剪其毛之患乎世榮不能對

臣若水通曰財出於民未有不擾民而賦倍

增者也盧世榮理鈔法之弊自謂其生財有
法用其法當賦倍增而民不擾嗚呼天下寧
有是理哉以此欺人罔上何異于指鹿爲馬
者乎夫益上則必損下自然之理也乃謂賦
增而民不擾豈天雨而鬼輸之邪文用以牧
羊剪毛喻之宜世榮之無辭以對矣然謂剪
毛猶可後之斂民者猶并其膏血食之矣獻
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獻子所以
惡聚斂之臣者以其剝民而必爲之辭也吁
世榮可謂聚斂之臣矣人君苟許其能豐財
而信任之則未有不耗國之元氣以亡者可

不慎歟

○賈誼新書曰衛懿公好鶴鶴有飾以文繡而乘軒者賦斂繁多而不顧其民羣寇遂入衛君奔死遂喪其國

臣若水通曰衛君奔死喪國不在於奔亡之時而在於賦斂繁多之日賦斂繁多不在於賦斂之日而在好鶴乘軒之日前書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德志皆喪則重微物輕人民厚斂以供禽獸則民怨日生盜寇日至此亂亡之道也可不戒哉

○劉向說苑曰魯哀公問政於孔子對曰政有使

民富且壽哀公曰何謂也孔子曰薄賦斂則民富無事則遠罪遠罪則民壽公曰若是則寡人貧矣孔子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未見子富而父母貧者也

臣若水通曰欲富欲壽雖民之情而君之富壽亦於是乎在矣蓋君與民爲一體相因者也民富且壽君豈有獨貧之理哉民貧且死君豈有獨富之理哉先王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爲之井邑丘甸縣都以任事而令貢賦即所以藏富於民也薄其稅斂則萬邦惟正之供亦猶子弟有餘而奉養於父母者無

不足矣奚必箕斂會大盈竭四海而帑藏之然
後謂之富哉此人君之所以長治久安祈天
永命者在是壽孰有大於此者耶孔子之言
萬世人君之龜鑑也不可不加之意焉
○程氏遺書曰今之稅實輕於什一但斂之無法
與不均爾
臣若水通曰什一天下之中正也而云宋之
稅反輕於此焉若賢於堯舜禹湯文武之制
矣然民不受惠而無補於治亂之數者橫征
多門一也轉輸數倍二也所過掊克三也有
是三者則又倍於什一者不知其幾矣此

同而實異治亂之所以不倫乎爲人君有愛
民之心者其可務虛名而不行實惠哉
○張載曰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
自賦郊門之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
而自賦其一也
臣若水通曰郊外都鄙之地也助藉其力也
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自賦使民自賦乃古
貢法也古之聖人班爵有等而受祿皆因之
以爲善故財散於下不困民以自奉也是以
十夫有溝八家同井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
畝而分上下各足職是故爾秦漢以來時君

不知天地之財上下公共之義乃剥民奉己
爭爲奢泰至於民貧國亡而不自知也其亦
可哀也夫伏惟
聖明酌古準今遠宗三代之法則民富國足而自
不必厚歛矣區區漢唐敝政何足言哉
○張栻云歲受民租緫賦者輙對糴以給軍先時
民輸一以七合爲羨其後並縁十倍之至是又
欲以七升爲額張栻曰作法於貪其弊將可窮
邪力沮止之
臣若水謂曰糴以給軍舊法也變而爲七合
之羨又變而爲十倍之征又變而爲七升之

額蓋人君有無窮之欲豈宜其無一定之制而奉承者由之而日滋也上下相殘亂安得不作邪此張栻所以力沮止之也雖然民者君之天也君不愛其民是自賊其天也不智孰大焉故人君雖貴於謀國之良又當慎於任人之善

○范祖禹曰自井田廢而貧富不均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産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立法者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并由貧者不能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斂重而力役繁爲國者必曰財用不足故

賦役不可以省盡亦反其本矣

臣若水通曰井田廢則賦已煩賦已煩則民日貧也久矣賦役之困民恒由於財用之濫費范祖禹所謂本者在是矣爲人君者誠能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崇儉黜奢量入爲出則財恒足矣何必重賦而繁役哉若然上上貧富皆有其分均天下之道其在茲乎

○國朝洪武十二年十一月甲午朔

上觀漢武帝紀顧謂翰林待制吳沈曰人君理財之道視國如家也一家之內父子不異貲其父經營儲積未有不爲子計者父子如異貲家必

遠矣君民猶父子也若惟損民以益君民衣食不給而君獨富豈有是理哉

臣若水通曰伏覩

皇祖感於漢武之紀以諭侍臣即有若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之義也至於以天下為一家以君民猶父子則又有如保赤子之心也是心也天理之公也苟存公心何所不至雖博施濟衆亦由此心擴充之爾故由理國之財之心以為理民之財之心則民財足而國用足矣

聖諭所謂一家父子不異代負其父經營儲積未

有不爲子計者是已故爲子經營儲積而已財足矣此人人能公於家者之心人君能以之公於國則天下其有不平乎惜乎漢武不足以知此

○洪武十三年六月

上諭戶部臣曰曩者奸臣聚斂深爲民害稅及天下纖悉之物朕甚耻焉自今如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勿稅矣戶部其榜示天下使其周知

臣若水通曰孟獻子曰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甚言其聚

歛之臣不可有也夫剥民之膏血以奉上怨
將誰歸乎戲邦本以供淫欲禍將誰咎乎我
皇祖一念之仁視民如傷知聚歛之奸臣深爲民
害乃痛絶之以税及天下之纖悉爲恥即諭
戶部軍民嫁娶喪祭之物舟車絲布之類皆
勿税且榜示天下防其壅蔽而欲小民之受
惠也仁心仁政之施此其急務也今日之民
皇祖之民也今日纖悉之税果如
皇祖之勿税乎惟
聖明體察於心以擴充於政焉天下之民幸甚
○洪武二十年十二月辛未河間阜城驛馬戶以

孳生馬來進

上曰馬戶應役惟仰於馬然芻荳之給其費不輕故嘗命兵部榜諭凡驛馬孳生聽民畜賣今復有來進者豈朕言不信於民耶無乃有司奉行之不至其即還之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用其一而緩其二夫養馬之役亦賦之一事而尤勞費者也孳生上進亦不得已之義也

聖祖之諭乃謂馬戶應役惟仰於馬芻荳之給其費不輕誠體悉民隱之至矣遂命還之聽其畜賣至責有司奉行之過誠緩征恤民之至

仁矣蓋馬進於君不見其益也養馬於民祇
見其損也故損下益上則無所不損矣損上
益下則無所不益矣仰惟
聖明體
聖祖之仁心知損益之大義保天命人心於無窮
可焉
○洪武二十四年九月庚子
詔建寧歲貢上供茶聽茶戶採進有司勿與
勑天下產茶去處歲貢皆有定額而建寧茶品爲
上其所進者必碾而揉之壓以銀板爲大小龍
團

上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惟採茶芽以進其品有
四曰探春先春次春紫筍置茶戶五百免其徭
役俾專事採植既而有司恐其後時常遣人督
之茶戶畏其逼迫往往納賂
上聞之故有是命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賢君必恭儉取於民有
制茶課之征民尤病焉至於茶造龍團物小
而費大也自唐宋以來用茶皆爲末製片輾用
而所謂龍團者亦茶末則蒸而研合以諸香以
爲餅始於丁謂而成於蔡襄歐陽脩曰君謨
士人何至作此事蓋譏其啓無益之費也張

詠鎮蜀見民植茶者令易之以桑恐其貽征
斂之患於後也則茶課固已病民久矣
皇祖於茶戶乃免徭役罷龍團實以厚民力又
以防奢漸即大禹菲飲食之心而陋宋人之
爲矣人君天理之心體認之功一有不純則
物欲得以乘之一欲之肆有以貽天下之害
一身之奉有以費天下之財可不慎歟
○問刑條例凡審編均徭從公查照歲額差使於
該年均徭人戶丁糧有力之家止編本等差役
不許分外加增餘剩銀兩貧難下戶并逃亡之
數聽其空閑不許徵銀及額外濫設聽差等

須科差違者聽撫按等官糾察問罪奏請改
調容隱不舉各治以罪鎮守衙門不許干預

均徭

臣若水通曰古云寛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上
有遺力則下有遺惠歲額之役民力已不堪
又增之以餘剩之銀而括及貧乏之戶益之
以額外之設其可支乎陸贄曰財者民之心
黃庭堅曰民膏民脂喻之誠切矣夫剗其心
食其膏而民不叛者未之有也我
孝宗皇帝時使薄斂今二十三十載深仁厚澤民不能
忘伏惟

聖明申明而嚴禁之民其必瘳乎

聖學格物通卷之九十六 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九十七

恤窮上

○書周書無逸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臣若水通曰此周公作無逸以訓成王之言也蔡沉傳曰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乃逸則知小人之依者言及其逸居君位則知小民依稼穡以生也周公謂四民之事惟稼穡最爲勞苦古之人君於稼穡艱難

先已曉然於心是故居上臨民則不溺於安逸便能知小民之依稼穡朝饔夕飧仰事俯育皆于是而取給如此則凡遊田興作勞民傷財之事一切不敢輕舉自不能不所其無逸矣後世人主生於深宮長於厚養不知閭閻之疾苦無惟其爲昏爲虐輕棄民財而不知恤也及邦本旣揺而危亡隨之可不懼乎

○無逸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

臣若水通曰此亦周公戒成王無逸之言也不義惟王者鄭玄曰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

祖甲以爲不義逃於民間故有此稱而又曰
舊爲小人也作其即位者謂及其作而即位
也言舊爲小人居民間之時已知稼穡之艱
難及其作而即位則知小民之所依以生者
在稼穡故能保愛庶民而於鰥寡之人無父
毋妻子之養者尤不敢侮而輕忽之也臣謂
恤窮之政發於一念之仁人君苟有同胞共
與之心則親見困窮疾苦之狀而怵惕惻隱
之心自不可遏矣苟能即此一念而擴充之
則仁不可勝用而足以保四海矣故人君深
居宮中未嘗見稼穡艱難及小民窮苦之狀

當令臣下圖其形以進置之座右使常動惻隱之心焉可也

○君牙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臣若水通曰此穆王命君牙爲大司徒之言也祁大也怨在心而咨發於慨嘆也艱者饑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暑雨祁寒天時之常而小民怨咨者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嘆小民誠爲艱難也思念其饑寒爲生之艱爲之制產薄歛而衣食之以圖其生之易民豈有不安乎穆王告君牙以養民之艱有

如此臣謂民生之難易係於爲人上思與圖之一念爾是上之一念乃萬民性命之主也可不重留心而加之意乎

○詩小雅鴻鴈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臣若水通曰此周室離散之民因宣王能勞來還定而安集之故喜之而作此詩也鴻鴈之大者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也征行也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夫君者民之父母一民失所如赤子之失乳哺非人君父母之心也周室中

衰萬民離散劬勞鰥寡窮亦甚矣宣王中興撫而恤之勞來還定而安集之亦可謂有仁心者矣作是詩追叙其始興起而言鴻鴈之飛則肅肅其羽矣而我離居蕩析則劬勞于野矣然相與劬勞于野者皆可矜憐之人而所矜憐者於鰥寡之窮民猶宜重致其哀恤也然鴻鴈之謠方已而黄鳥之詩復作有初靡終者何歟盖宣王之仁特鼓舞於一時而本之一心者未能至誠而無間爾使本諸心者至誠而無間如文王之止於仁焉則將視民如傷保民如子乾乾而不息矣寧有仁於

始而不仁於終邪故治必本於仁仁必本於
至誠不息而悠久矣
○禮記王制曰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
謂之獨老而無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
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
臣若水通曰聖人之治天下不能保其無鰥
寡孤獨之窮民也聖人之政能使之有養而
已故堯之不虐無告文王不敢侮鰥寡此先
王恤窮之政也故王制有常餼以養之然後
無一物不得其所而仁覆天下矣
國家仁厚之澤下及孤老無告之人甚渥也府

州縣設爲養濟院而又歲時有給賜焉固無
有一夫之不被者矣然臣猶恐深山窮谷之
中頹簷破屋之下或有困窮之民無力以自
致於養濟而吏胥索錢莫之恤者矣我
聖明其亦軫念之乎
○周禮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凡遠近惸獨
老幼之欲有復於上而其長弗達者立于肺石
三日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長
臣若水通曰此周禮秋官之職也君門咫尺
萬里使下情壅蔽則雖有欲赴愬于王者孰
從而上達邪于是立之以肺石凡遠近惸

恤窮民之無告者欲愬于上而長令不
聞則使立於肺石之上至於三日之久則眞
情得矣然後上師聽其辭以告于上而罪其
長吏焉何則君腹心也民四體也四體受病
而腹心弗察此身心不相聯屬者莫大之症
矣先王灼知乎此必使之相通則民隱無不
達而後人君恤窮之心可盡而窮民得其所
也爲人君者其可忽諸

○孟子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引晏子對齊景公遊觀
之典以爲宣王告也損下益上益也而謂之

損損上益下損也而謂之益者何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故先王一巡狩之行必省乎民春補其種秋助其斂所以恤乎不足不給者也至於家給人足則君之藏富於民者亦厚矣非自足之道乎夫耕者民之業斂者國之用業無常盛而用有常入非人君知損益之道者其孰能軫念之哉

○左傳僖公十三年晉荐饑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隣道也

行道有福丕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
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
臣若水通曰荐饑者連年饑饉也乞糴于秦
者使使告糴于秦國也子桑公孫枝也百里
百里奚也丕豹在秦者丕鄭之子豹奔于秦
也雍秦都絳晉都相繼者運粟不絕也夫晉
之乞糴于秦其難亟矣百里奚以救災恤鄰
爲道仁人之言矣異哉子桑之爲秦伯謀乎
方施之而遽責報之旣責報之又欲俟其攜
而討之於恤鄰之義何有丕豹之請則又甚
焉然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則晉之

負義於天下何以爲覇哉

○宣公二年初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毋之存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爲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旣而與爲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

臣若水通曰宣子晋大夫靈輒晋人田首山田獵於晉之首山也食之者宣子賜輒以食也舍其半旣食乃留其半也宦三年者出外宦學三年問其名居問其姓名與所居也不

告而退不望報故不告而去也昔人有一飯之恩必報睚眦之怨必償者此淺丈夫者之所爲也若趙宣子之施靈輒恤翳桑之餓而遺及其母無所爲而施者也靈輒之報宣子不言其名居而遂自亡無所爲而報者也無所爲而施報者大理也臣故書之以爲恤窮者之法焉

○國語魯語魯饑臧文仲言於莊公曰夫爲四鄰之援結諸侯之信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固國之艱急是爲鑄名器藏寶財固民之殄病是待今國病矣君盍以名器請糴於齊公使文仲

以鬯圭與玉磬如齊告糴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糴

臣若水通曰臧文仲魯大夫臧孫氏名辰援所攀援以爲助也申重也名器鐘鼎也寶財玉帛也殄絶也示穀曰糴鬯圭裸鬯之圭長尺二寸有瓚以祀宗廟玉磬鳴璆也夫名器寶財鬯圭玉磬皆國之寶也而民惟邦本則重寶矣卿大夫國之貴臣也而得失立民爲天子則爲至貴矣夫天之立君承以大夫師長凡以爲民也民饑國病則主憂臣辱此臧文仲所以請往嚴公所以不愛圭玉而告糴

於齊齊反王而與之羅皆得侍濟窮之道矣君天下者其可不念困窮之民而亟思所以濟之之術哉

○漢章帝建初八年以侍中鄭弘爲大司農在職二年所省息以億萬計遭天下旱邊方有警民食不足而帑藏殷積弘又奏宜省貢獻減徭費以利饑民帝從之

臣若水通曰一民之饑由己饑之故子惠困窮人主矜恤之仁也天下旱災民食不足窮亦甚矣肅宗從鄭弘之言省貢減費以利饑民可不謂之仁君乎

○齊武帝永明十一年九月壬寅魏孝文帝至泗
州道路民有跛眇者停駕慰勞給衣食終身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
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又曰凡有四端於我
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
父母魏文見道路民有跛眇者停駕慰勞給
之衣食不可謂無惻隱之心矣苟能由此心
擴而充之則保四海之民而衣食之無難也
今特施於道路之所見則夫天下之所不見
者多矣可得而盡衣食之邪故人君恤窮之

政由其所見以達於其所不見則仁覆天下
矣

○唐高祖武德九年冬十月甲申民部尚書裴矩
奏民遭突厥暴殘者請戶給絹一疋太宗曰朕
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
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爲率

臣若水通曰易曰有孚惠心勿問元吉太宗
之愛民而不徇其名可謂有孚矣易戶給而
爲口給其惠廣矣夫君之於民猶父母之於
子也察其饑寒而體悉之周父母之心豈有
爲名哉人君以父母斯民爲王道則凡恩出

於上而及於下者非有所為而為之也必如
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也

○唐中宗嗣聖二十一年四月李嶠上疏以為天
下編戶貧弱者衆造像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
若將散施拯饑寒之弊省勞役之勤霑聖君生
育之意人神胥悅功德無窮

臣若水通曰聖帝明王未有不加志於窮民
者也武后陰悍女主惟思竭財佞佛以求福
而天下之貧窮何暇恤也李嶠乃欲散造像
之錢而拯饑寒之弊其仁民之深意不以亂
世而少變豈非忠義之臣哉

○唐代宗永泰元年三月左拾遺洛陽獨孤及上疏曰今陛下師興不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亘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官亂職廢將墮卒暴百揆隳刺如沸粥紛麻民不敢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於陛下茹毒飲痛而無告陛下不以此時思所以救之之術臣實懼焉

臣若水通曰兵擾則民窮民窮則變生故在上者不可無恤之之政也獨孤及憫時哀窮上疏極言欲其急思所以救之之術可謂盡

忠於代宗者也至讀剝膚及髓茹毒飲痛之

言則爲之掩卷太息流涕不忍復觀之矣

○唐代宗永泰元年四月裴諝入奏事上問榷酤之利歲入幾何諝久之不對上復問之對曰臣自河東來所過見菽粟未種農夫愁怨臣以爲陛下見臣必先問人之疾苦乃責臣以營利臣是以不敢對也上謝之

○唐僖宗乾符元年春正月丁亥翰林學士盧攜上言以爲臣竊見關東去年旱災自虢至海麥纔半收秋稼幾無冬菜至少貧者磑蓬實爲麪蓄槐葉爲虀或更衰羸亦難收拾常年不稔則

散之隣境今所在皆饑無所依投坐守鄉閭待
盡溝壑其蠲免餘稅實無可徵而州縣以有上
供及三司錢督趣甚急動加捶撻雖撤屋伐木
顧妻鬻子止可供所由酒食之費未得至於府
庫也或租稅之外更有他徭朝廷儻不撫存百
姓實無生計乞敕州縣應所欠錢稅並一切停
徵以俟蠶麥仍發所在義倉亟加賑給至春深
之後有菜葉木芽繼以桑椹漸有可食在今數
月之間尤爲窘急行之不可稽緩敕從其言

臣若水通曰裴諝告代宗以農夫愁怨之情
盧攜告僖宗以窮民窘急之狀皆可謂恤乎

民而忠於君者矣二帝聞之其有不爲之流
涕者乎人君爲民父母何爲而使民至於此
極哉蓋由不知天地萬物一體之仁視民之
休戚若無與於已故爾後之人君當以此爲
鑒焉

○周太祖廣順元年夏四月壬辰所濱淮州鎮上
言淮南饑民過淮糴穀未敢禁止詔曰彼之生
民與此何異宜令州縣津鋪無得禁止

臣若水通曰五霸葵丘之盟猶曰無遏糴後
世一遇饑歲往往以閉糴爲先何不仁之甚
哉周太祖曰彼之生民與此何異何其公也

曰無得禁止何其仁也可謂有不忍人之心
而惠及於鄰國者矣其亦賢矣哉

○元仁宗延祐四年七月賜衛士錢帛帝出見衛士有弊衣者駐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鎮餘十五年以故貧爾帝曰此輩久勞於外留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於朕因命賜之錢帛

臣若水通曰元仁宗見衛士弊衣詢知其戍邊之苦而賜之錢帛可謂有惻隱之心恤窮之宜矣其與禹見罪人而泣之湯見網而解之其心何以異哉然禹湯行仁政而澤及天下

而仁宗不能然者何也其不忍人之心一也能擴充與不能擴充是以異爾故人君垂旒蔽目黈纊塞耳而無所不知不見仁澤覆天下者自其本心而推之不在乎見聞之狹也故人君貴乎有恤民之大政而不貴乎分財之小惠焉

聖學格物通卷之九十七終

恤窮下

○賈誼新書曰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饑饉時酒二觛重裘而立猶憯然有寒氣柰我元元之百姓何是日也出府之裘以衣寒者出倉之粟以賑饑者

臣若水通曰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善推所爲而已楚昭王能推已以及於民因其寒而賜之以裘因其饑而賜之以粟可謂有仁恕之心矣此其所以大得民心而克復舊物也歟

○陸贄上議告德宗曰昔子夏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謂人之父毋孔子對曰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斯可謂人之父毋矣盖以君人之道子育爲心雖深居九重而慮周四表雖恒處安樂而憂及困窮近取諸身如一體之於四肢其疾病無不恤也遠取諸物如兩曜之於萬類其鑒照無不均也故時有凶害而人無流亡恃天聽之必聞知上澤之必至是以有毋之愛有父之尊古之聖王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用此術也今水潦爲敗綿數十州奔告於朝日月相繼若哀其疾苦固宜降旨優矜儻疑其詐欺亦當

遣使巡視安可徇往來之浮論忘惠恤之大猷

失人得財是將焉用

臣若水通曰天地民物一體者也其感應神

速痛癢相關陸贄一體四肢兩體萬類之言

其必有見於此矣苟有痛癢感應之心則於

之旱潦窮苦無不兼知則亦無不兼惠矣德

宗刻薄好用聚斂之臣其視窮民之無告若

秦人視越人之肥瘠而忽然不相關者以其

無一體之仁也後之爲君者宜味陸贄之言

由是以達於聖人仁民之道可焉

○韓愈曰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

秋又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逾慈母
仁過春陽租賦之間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
至多上恩雖弘下困猶甚至聞有棄子逐妻以
求口食拆屋伐樹以納稅錢寒餒道塗斃踣溝
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爲此
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竊見
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當戮猶且
寬而宥之況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又京
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宜倍
加憂恤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少而
人傷緩之則存而利遠伏乞特敕京兆府應

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內徵未得者並
且停徵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存立臣至陋
至愚無所知識受恩思效有見輒言無任懇款
慚懼之至
臣若水通曰韓愈此疏所以欲寬恤窮民如
是其懇切者何也蓋君民一體安危同機故
書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夫百姓旣窮君有
不能以獨安富者矣此韓愈所以欲廣君之
仁而於饑民致廑夫優恤之請也
○宋儒張載西銘曰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又曰凡
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者皆吾兄弟之顚

連無告者也

臣若水通曰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者也是萬物皆吾同得於天所與之氣故曰吾與而民尤同吾得天地之正氣於吾並生之中乃爲同類而至貴者故曰同胞曰同胞則視之如己之兄弟矣而天下之遠兆民之衆有疲癃殘疾惸獨鰥寡之人皆我兄弟中之顛連無告者然則知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之同氣則其哀恤之情根於性自有所不能已者矣

○程顥在神宗時言不可賣祠部牒常平本錢事

王安石曰顯所言未達王道之權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權也嫂溺不援是豺狼也今祠部所可致粟四五十萬若凶年人貸三石可得全十五萬性命今欲爲凶年計當以凶歲爲之而國用有所不暇故賣祠部所剃三千人頭而所可救活者十五萬人性命若以爲不可是不知權也

臣若水通曰王安石主賣祠部之說自附於恤窮救荒之權矣臣恐窮未及恤而所以益天下之窮者至矣故楊時曰鬻祠部三千蓋六十餘萬緡固非三千人所能自具也取之

於力本之民而已由是得以不蠶而衣不耕
而食亦取資於力本之民而已故其徒益繁
則其蠹益甚是未及賑饑而先困吾民以資
游手也先王之時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積故
凶年饑歲民免於死亡以其豫備故也不知
之[illegible][illegible]欲髡其人而取其資以是爲賑饑之
術正孟子所謂雖得禽若丘陵弗爲也以是
爲王道之權豈不謬哉詩云誰生厲階至今
爲梗王安石之謂乎
○楊時經筵講義有云古之聖人以天下爲心
於居食之際非徒若是而已食而飽必思天

之有未飽者居而安必思天下之有未安者

臣若水通曰楊時言一食一居必思天下之未安飽者所以養人君恤民之仁也夫惟飲食起居而不忘天下之窮民則無事必思所以加惠之有災必能有以恤賚之則雖不能使天下皆飽皆安也而安飽之政可由是而推行矣否則素無所養一旦遇天下之災其能沛然行寛恤之恵乎是故人君之心在於素養矣

○楊時羅買劉子有云產絹縣分每匹不下二千三四百足錢而上戶有數及百餘匹者民力固

未易辨矣又有非時抛買如燕山絲絹之類非
須不一秋成穀未上場而催科之吏及門矣力
耕之民曰食糠粃而輸官常恐不足欲民之不
流亡不可得也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有粟米之征有布縷之
征有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而緩其二用其
二而民有莩用其三而父子離蓋言取之非
其時則民力不堪而困窮極矣人君恤窮之
政在寬之而已矣楊時之論誠救弊之良劑
也爲人君者盡心所以恤其流亡之苦而加
之意哉

○王栢論社倉利害有云淳熙八年朱熹申請社倉指揮若曰其斂散之事與本鄉耆老公共措置州縣並不須干預抑勒至哉言乎此行法者所當共守也今也不然領以縣官主以案吏各鄉又非有德望之人爲官吏之所畏敬者俯首聽命苟且逃責利害不敢專决姦弊不敢自懲玩舞虛文𤨏𤨏實意吏旣慕於前權宜伸縮隨時輕重吏則議其後故賢者不屑與之相牴牾也此立法之不審一也昔之法也先給以米貸以米斂亦以米今也不然斂以錢科以糴若能薄增厥直亦何患民之不樂輸哉價旣不平穀

不時至勢必至於斂擾以抑勒人情之所不堪小民未受其利中產先被其害此立法之不審二也後之繼者慮既貸而民不盡償則社倉之惠窮而追呼之害起矣

臣若水通曰法之立也將以爲民法之行也反以病民豈其心固如是哉社倉之設本以恤窮也及其官吏承行之弊斂擾抑勒而有追呼之害者安在其能恤窮也況夫人君舉動關天下之欣戚又非一郡邑之比矣其立法行惠可不慎哉

○國朝戊戌十二月庚辰

太祖自宣至徽召故老耆儒訪以民事有儒士唐
仲實姚璉者來見
太祖問曰喪亂以來民多失業其心望治甚於饑
渴吾深知之仲實對曰自大軍克復民獲所歸
矣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息
太祖曰此言是也我積[illegible]而費多取給於民甚非
得已然皆爲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已民之
勞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仲實等曰誠
如是[illegible]之生息可待矣
太祖言不[illegible]不便盡言之仲實等皆拜謝乃賜諸
父老布帛撫慰之而去

臣若水通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窮民恤窮
者治天下之首務也我
太祖高皇帝方大軍之後即召耆儒訪知民未遂
生即念民之勞苦思所以休息之是心也非
堯舜其猶病諸之心乎此萬世人君之所當
法也
○洪武元年七月謂中書省臣曰中原兵難之後
老稚孤貧者多有失所宜遣人賑恤之省臣以
國用不足爲對
太祖皇帝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父
母幼者民之子孫恤其老則天下之爲子孫者

悅恤其幼則天下之爲父母者悅天下之老幼咸悅其心有不歸者寡矣苟視其困窮而不之恤民將憮然曰惡在其爲我上也故周窮乏之者不患無餘財惟患無是心能推是心何憂不足今日之務此最爲先宜速行之

臣若水通曰有天下者有其民也有其民者得其心也夫得民之心何心哉亦惟遂其老老幼幼之願焉爾惟我

太祖皇帝明見萬里視天下之民瘼如在目前故不以國用之不足而阻其勤恤之心也伏惟

聖明推是心以往則民懷於有仁而無疆之休與

天地同其久矣

○

太祖皇帝肇基五年詔天下郡縣立孤老院凡民之孤獨殘疾不能自生者許入院官爲贍養每人月米三斗薪三十斤冬夏布一疋小口給三分之二後改孤老院爲養濟院其初著之於令曰凡鰥寡孤獨每月給米每歲給布務在存恤監察御史按察司官常加體察旣而著之於律曰凡鰥寡孤獨及篤疾之人貧窮無親屬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應收養而不收養者杖若應給衣糧而官吏尅減者以監守自盜論又申

之以憲綱曰存恤孤老仁政所先仰府州縣所屬凡有鰥寡孤獨廢疾無依倚之人俱收於養濟院常加存恤合得衣糧依期按月支給毋令失所遇有疾病督醫治療

臣若水通曰我

聖祖於登極之五年即有恤窮之制是即文王發政施仁必先鰥寡孤獨之仁心也使臣下常奉承德意以施行之而不失則仁政之澤可以被於無窮矣是故鰥寡孤獨歸於養濟俾得其所也歲有衣糧俾不困於饑寒也有司時察防吏姦也應收而不收則杖應給而吏

尅減者論以自盜嚴其法也督醫治疾冀其
生也仁之至義之盡矣然法久而弊生養濟
雖有其名而在京在外乞丐之人盈於道路
豈吏之奉法寖弊而無力者不得以入院乎
未可知也伏惟
聖明體
太祖恤窮之仁則堯之不虐無告在是矣
太祖登極七年詔天下曰曩因天下大亂死者不
可勝數朕日夕慮
上帝有責思之再三民間流離避亂父南子北至

今不能會聚或子歿親老而無養親歿子幼而
無依皆朕之過也今詔天下有司具名以言朕
當會居存養使不失所

臣若水通曰兵亂之際流離死徙骨肉不顧
誠甚可憫也詩曰哿矣富人哀此煢獨我
太祖之心切於仁民故下恤窮之詔拳拳以窮民
無依失所爲己過而必使有司疏名會居存
養焉書曰痌瘝乃身其我
太祖之謂乎

○洪武八年正月
上命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

衣食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目擊其苦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如此者展轉於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爲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天下有一夫之不獲也

臣若水通曰孟子云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我

太祖皇帝方在民間親見鰥寡孤獨之困苦心常惻然則存不忍人之心久矣故五年下詔七年下詔及此八年文以命中書省訪窮民無告者給之衣糧屋舍焉非所謂不忍人之政乎噫可以為萬世帝王之法矣

○諸司職掌鰥寡孤獨之人行屬將合支衣糧依期按月關給有恤養贍毋使失所御史按臨處所審問曾無支給但有欺弊即便究問

臣若水通曰昔者文王不敢侮鰥寡蓋以鰥寡孤獨之人無父母妻子之養尤宜加意焉者也我

祖宗設養濟之典所以恤窮民使不至於失所其
即文王治岐先斯四者之政矣夫天地之大
德曰生爲有司者果能衣食以時乎治療以
醫乎如其不然則上孤
君德下絶民生可得謂之良有司哉可謂民之父
母哉
○永樂元年閏十一月河南南陽縣言本縣民多
逃徙他縣賦役無所出乞下令捕之
太宗皇帝顧謂戶部尚書郁新等曰人情懷土誰
肯樂去其鄉河南諸郡連歲水旱蝗蝻饑饉相
仍守令又鮮能盡撫綏之道不得已舉家逃徙

自圖存活之計爾今其鄉田廬生業必已廢棄
歸且何依捕之徒益困之爾所言不可聽

臣若水通曰君猶腹心也民猶四肢也四肢
疾病而腹心不知又從而抑困之非仁者也
故知愛心腹者必知護其四肢矣知愛其君
者則知愛其民矣南陽縣欲捕逃徒而不恤
焉彼豈知忠愛之道者哉我
太宗文皇帝聞而拒之曰歸且何依捕之徒益困
之爾恤窮之心藹然見於言表矣臣故謹錄
之以爲
聖子神孫告焉

聖學格物通卷之九十八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九十九

賑濟上

○易益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臣若水通曰此孔子以卦體釋益之名義而極贊益之善也無疆無窮也自上下下猶言自君而施於民也言益之所以爲益者以其損上而益下如財利上之所有也則損己之有以益下民之無夫財者民之心損上益下故民悅懌於心而無窮也又言益之爲道自上而下乎下爲得人君仁民之道故其道大

光顯也使其奪民之所有以自益則爲貪昧之君昏濁甚矣何大光之有哉夫民惟邦本本固則邦寧民貧而國未有能存者也竭心思以周天下之慮凡可以益民者損己以益之不恤也德澤流行而天下大悅矣夫損下益上者私也損上益下者公也王道大而無外與天地同其生成其功德弘著益之道大矣哉然則賑濟者其亦損上益下之一事也歟

○書周書武成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臣若水通曰此史臣記武王克商所行之大政也賚與也鹿臺紂所積之財也而武王散之鉅橋紂所積之粟也而武王發之以大與四海之民而賑其困窮於是四海之民萬其姓者皆悅而服之矣臣謂鹿臺鉅橋一也商紂聚之而民心怨武王散之而民心歸者何也蓋財者民之心也聚財則傷民心民心傷其有不背之者乎散財則得民心民心得其有不向之者乎聚散之間而民心向背由之然則大學財聚民散財散民聚之言爲可驗矣有國者可不慎哉

○詩小雅甫田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臣若水通曰此詩述公卿有田祿者力於農事以奉方社田祖之祭而此則言其恤窮勞民之事也倬明貌甫大也十千謂一成之田地方千里爲田九萬畝而以其萬畝爲公田蓋九一之法也我者食祿主祭之人也陳舊粟也有年豐年也耘除草也耔雝本也薿薿茂盛貌介大也烝進也髦俊也詩言大田歲取十千以爲祿食及積之久而有餘則新者

存之舊者散之不足者補之不給者助之以
食我之農夫蓋以自古有年是以斂散適宜
如此也於是適彼南畝見耘耔之勤而黍稷
之盛則又將復有年矣凡存新散舊者有所
資不足不給者有所賴故於美大止息之處
進秀民而勞之俾相勸告益敏於其事以圖
其成焉夫國家之賑濟乃王政之急務然必
實有愛民之心然後能時其豐歉而斂散之
如此詩之所云則上之所出者不費而下之
所受者亦感其惠矣苟無愛民之實心平時
暴征苛斂以殘民而顧爲賑濟之名所謂割

民之肉以充腹腹未必飽而身已先斃矣不亦不仁之甚哉故人君之賑濟必先蓄其仁心於平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一遇水旱凶荒而賑濟之則仁之所及者廣矣

○禮記月令曰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振乏絶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

臣若水通曰此季春之令也言天子於斯時播布其德惠如下文所云所以奉若天道也夫王者出畜積以惠天下非出也乃所以爲入也蓋財者民之所爲而民者財之所出故苟得其民則天下財利不必在府庫而後爲

吾有也不得其民雖府庫之財亦或悖而出
也故古之人君布德行惠賜貧賑乏開府出
幣周給天下而因以得天下之心焉豈非所
出者小而所入者大乎豈非所出者寡而所
入者衆乎大學傳曰仁者以財發身其此之
謂矣有天下者可不審諸

○祭統曰是故上有大澤則惠必及下顧上先下
後爾非上積重而下有凍餒之民也是故上有
大澤則民夫人待于下流知惠之必將至也

臣若水通曰積重上重積之而不施也夫人
猶言人人也夫上下一體也惠必及下然後

見其澤之大譬之水焉其流長者必其澤遠也君重積於上則其澤不流而有凍餒之民矣非一體之義也上澤下流其惠博也故君子恤窮之政行而仁覆天下矣

○祭統曰是故明君在上則竟內之民無凍餒者矣

臣若水通曰非人君之明無以知民之窮非知民之窮則不能行恤窮之政智以知之仁以行之故惠下之澤可流於無窮矣豈復有凍餒之民哉

○周禮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

二曰薄征三曰緩刑四曰弛力五曰舍禁六曰去幾七曰眚禮八曰殺哀九曰蕃樂十曰多昏十有一曰索鬼神十有二曰除盜賊

臣若水通曰荒政者救荒之政所以恤民窮也聚萬民者歲荒則民將流離故聚之也散利者出粟也緩刑者薄罪也弛力者息徭役也舍禁者山林川澤不爲之禁也去幾者關市不征也眚禮殺凡禮也殺哀者減凶禮也蕃樂者閉不用也多昏者昏禮不備也索鬼神者祈禜祀也除盜賊者嚴刑以去之恐爲民害也是故觀荒政則先王之慮民可謂至

詳而其恤窮可謂至切矣

○論語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臣若水通曰此論語終篇述武王之事以明聖學之所傳也賚與也當紂暴虐之時聚財積粟毒痛四海而天下之民失所矣武王克商之後一反商暴虐之政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大與四海之民而賑濟之而於賑濟之中又惟善人則加富焉由是觀之則聖人於賑濟之舉仁之至而義之盡矣

○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

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因鄒穆公歸怨於民而對以君行仁政則有司皆愛其民而民亦愛之也夫以饑饉之年民之老弱死溝壑壯者散四方而有司莫肯告君以發倉廩開府庫而賑濟之以救其死徒是有司慢而害民也今民不恤有司之死正反報前日之怨也若君行仁政以賑濟則民報之亦當如是矣夫

倉廩府庫君積之以拯乎民者也積之於豐稔散之於荒歉則民心悅必親上死長而忘其身以圖報也夫民忘其身者凡以得其心故也財者民之心也散以財則得其心矣然則爲人君者何爲愛其財以失民心哉不能反己以恤民此鄒穆公之所以不振也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

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

臣若水通曰此孟子將言平陸大夫之失職而先以持戟之士失伍者以諷之也孔距心大夫姓名也孟子因大夫之言而遂直言其失職蓋大夫者佐君以惠民爲職者也今坐視其饑以死而不發倉廩以賑濟之是失職矣又因距心辭爾以非己所得專而以爲人牧

牛羊者責其旣不得以濟民而不能去距心遂自服其罪至於齊王聞之亦自服以爲已罪夫孟子一言而使齊之君臣各知其不恤民之罪仁人之言其利博矣雖然平陸之政齊史不聞書之豈亦說而不繹從而不改也歟

○左傳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年自七十以上無不饋詒也時加羞珍異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

臣若水通曰公子鮑昭公庶弟也竭粟而貸

竭其私家之粟以貸貧餓民也無不饋飴者澤施於老者也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者恩逮於貴者也國之材人無不事宋國之賢人無不尊事之也自桓以下無不恤宋鮑之懿親無不賑恤之也夫宋鮑賑宋之饑惠及於上下親疏可謂廣矣然孔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孟子曰導其妻子使養其老斯王政濟民之大者也以宋鮑濟人之心使聞孔孟之訓焉則其所及之廣豈有涯哉後之有愛民之實者其尚論之

○襄公九年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

積聚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國無滯積亦無困人公無禁利亦無貪民祈以幣更賓以特牲器用不作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爭

臣若水通曰施舍者施恩惠舍勞役也輸積以貸者盡其積聚以貸借於民也無滯積無滯而不散之積無困人無困而不遂之人無禁利無貪民公無專禁民皆知禮也祈以幣更祈禱以幣易牲也賓以特牲待賓以一牲存禮也不作者不作新巧也從給者足以給事也三駕謂三興師也夫晉悼公之歸國也

能行賑濟之政則所以息民者至矣非霸業之基乎悼公收之一羈絏之餘任之以一魏絳政有足觀如此後世有博施濟衆之君必有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之佐矣

○襄公二十九年鄭子展卒子皮即位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掌國政以爲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宋亦饑請於平公出公粟以貸使大夫皆貸司城氏貸而不書爲大夫之無者貸宋無饑人叔向聞之曰鄭之罕宋之樂其後亡者也二者其皆

得國乎民之歸也施而不德樂民加焉其以宋

升降乎

臣若水通曰民之饑者病於乏之食也餼猶饋也

出公粟者出公家之粟以貸貸於民也使大

夫皆貸者使諸大夫有積者皆以貸貸於民

也貸而不書不書于策施而不以為德也鄭

之罕即子皮氏也宋之樂即子罕氏也夫賑

恤之典固明君急於愛民憂國者之先務而

凡肉食者亦不可以不講也夫平日之所以

衣我食我而給我軍國之需者皆民之力也

今不幸而際遇大災衣食不能以自存宜以

其出諸民者報乎民寧忍坐視其斃而莫之
救乎宋樂鄭罕之事真可以爲在位者勸矣
○國語周語單穆公曰古者天灾降戾於是乎量
資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爲之作重幣
以行之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
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
權母而行小大利之又曰備有未至而設之有
至而後救之是不相入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
可後而先之謂之召灾
臣若水通曰戾至也量猶度也資財也權稱
也振拯也民患幣輕而物貴則作重幣以行

其輕也重曰毋輕曰子以子貿物物輕則子獨行物重則以毋權而行之子毋通融民皆得其欲矣堪任也不任之者幣重物輕妨其用也故作輕幣雜而用之以重者貿其貴以輕者貿其賤子權毋者毋不足則以子平而行之故錢小大民皆以爲利也備國備也未至而設之謂豫備不虞安不忘危至而後救之謂若救火療疾量資幣平輕重之屬不相入不相爲用也離民匱財是謂召災天生斯民立之司牧以䘏其窮以拯其困所以救民匪以牧於民也故天降災戾人主量爲輕重

之幣以賑之若景王廢輕而作重鑄大錢以
損民資豈賑匱之道哉
○漢文帝元年三月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群生之
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困窮或阽
於危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
以振貸之又曰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
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八十已上賜米肉酒九
十已上加賜帛人二疋絮三斤盡除收帑相坐
律

臣若水通曰漢文賑貸之詔以方春萬物發
生有感於窮民之失所庶幾有對時發育仁

民愛物之心矣然恐民食已艱而方爲議所以賑貸之不亦晩乎使左右之臣素講於王道必如古者蓄積素備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積教其妻子親戚使養其老則天下之窮民未病饑瘠也

○漢武帝建元六年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汲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燒不足憂也臣過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倉粟以振貧民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賢而釋之

臣若水通曰家人失火災之小者也民饑父

子相食傷天地之大和以感邦本變之大者
也汲黯便宜矯制發倉以賑之急於憂國愛
民而忘其身以安社稷其爲心可謂忠矣故
曰古有社稷之臣黯近之豈獨以其能直諫
而然哉

○漢章帝建初元年春正月詔兗豫徐三州稟贍
饑民是歲南部大饑詔稟給之

臣若水通曰三州之饑民困甚矣至於南部
大饑則又甚焉漢章帝屢詔給贍之可謂有
賑貸之仁矣然古之九年之水七年之旱而
民不病饑者以其素有備也使俟其艱食而

旋爲賑貸之計所謂大寒而後植桑者民之死於凍餒者亦無及矣雖然其視民饑以死而不發者不尤愈乎

○漢獻帝興平元年自四月不雨至於七月穀一斛直錢五十萬長安中人相食帝令侍御史侯汶出大倉米豆爲貧人作糜餓死者如故帝疑稟賦不實取米豆各五升於御前作糜得二盆乃杖汶五十於是悉得全濟

臣若水通曰觀御前作糜一事則獻帝非昏蔽者然威權去己德澤不施以致旱饑雖有小惠何補哉其不能得其民以保天下宜也

使當時能察曹操之暴戾如辨侯汶之姦任忠義之臣而與謀之聲其罪而誅焉更化善治召和氣以致豐穰則糜不必作民心悅而天命永矣何至禍亂之作哉

○齊武帝永明六年十二月秘書丞李彪上封事以爲漢置常平倉以救匱乏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既廢營生困而後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曷若豫儲倉粟安而給之豈不愈於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哉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粟積之於倉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民必力田

以取官絹積貯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爲害矣

臣若水通曰國有豫備則民遇水旱而不至於饑此賑濟之上策也下此皆爲無策矣李彪之言爲明君良有司急於救民者所宜講究者也

○隋文帝開皇五年夏五月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儲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

臣若水通曰義倉之制以爲賑饑之備至今以爲善政平可謂善於謀國者矣至於反爲

盜資之慮豈君子之所能詰哉

聖學格物通卷之九十九終

聖學格物通卷之一百

賑濟下

○唐太宗貞觀元年關中饑斗米直絹一疋二年天下大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

臣若水通曰古者雖有水旱之災而不爲困後世饑饉之多何也以古有溝洫爲之蓄洩爾此禹之所以致力也後世井田廢而溝洫湮故旱乾水溢之災作而賑濟之政所以行矣蓋嘗觀於近世之富室有塘數頃則水不爲災疏洩以時而旱不爲虐乃知井田之制

聖人之慮周而謀遠也唐太宗勤撫關中亦能致稔不可謂非仁賢之君矣獨當時無以此言進講者以爲後世王政之倡不亦爲之遺憾乎噫太宗欲復封建則井田之政太宗亦優爲之矣惜乎有君而無其臣莫能將順其美以講於關雎麟趾之意爾

○玄宗開元二十二年二月秦州地連震壞公私屋殆盡吏民壓死者四千餘人命左丞相蕭嵩賑恤

臣若水通曰坤以靜爲德者也地震則失其常爲災變矣況壞屋壓人死衆非變之大者

乎存恤賑濟之典固所不能緩然此特小惠爾君相所職燮理陰陽位天地育萬物者也蕭嵩相玄宗苟能因變而脩省致中和以求燮理之道則天下民物各得其所矣壞而後救所益能幾何哉玄宗不能然此開元之治所以不終也歟

○開元二十九年春正月制曰承前諸州饑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賑給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長官與採訪使量事給訖奏聞

臣若水通曰饑民以垂絕之命待哺於須臾爾必須數千里之奏報則死骨已朽矣其何

能及玄宗此命以賑濟之事付之州縣是雖
一時救世之權其實萬世通行續命之劑也
○德宗建中元年秋七月劉晏上疏以爲戶口滋
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以愛民爲先諸道各
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雨雪豐歉之狀白使
司豐則貴糴歉則賤糶或以穀易雜貨供官用
及於豐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
某月須如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
俟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不
待其困弊流亡餓殍然後賑之也由是民得安
其居業戶口蕃息

臣若水通曰饑然後賑則後時無及先事應急則民未病饑此劉晏濟荒之策爲最上者也後之論者皆薄晏言利之臣然曰戶口多則地自廣故其理財以養民爲先此牧民之主所當力行者也德宗之時晏以其計行賑施而民安其居業戶口蕃息宜哉

○憲宗元和四年春正月南方旱饑庚寅命左司郎中鄭敬德等爲江淮二浙荊湖襄鄂等道宣慰使賑恤之將行上戒之曰朕宮中用帛一匹皆籍其數惟賙救百姓則不計費卿輩宜識此意勿効潘孟陽飲酒遊山而已

臣若水通曰憲宗每籍數於宮中之用而不計費於賙救之時其愛民之心勝於自奉何其誠切也苟由是心而擴充之繼之以不忍人之政則仁覆天下和氣應而豐穰至矣尚何水旱之災饑饉之慮哉

○周世宗顯德六年二月淮南饑上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上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爲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臣若水通曰胡寅云稱貸所以惠民亦以病之惠者紓其目前之急也病者責其他日之償也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取其

息或予之卞而使之歸錢或貧無可償而督
之才置吾产吏以詭貸而徵諸編民凡此皆
民之所甚病也世宗視民猶子臣救其至之而
不責其必償仁人之心王者之政也臣謂胡
寅此言甚深知稱貸之弊而得世宗之心者
矣夫父毋之愛根於同體者也認得同體仁
愛之心何所不至尚何責其必償而反病之
哉故人君之學莫大於求仁

○唐貞元元年陸贄草大赦制有曰關畿之內連
歲興戎荐屬天災稼穡不稔穀糴翔貴烝黎困
窮倉廩空虛莫之賑贍每一興念憫然痛心宜

令度支江西湖南見運到襄州米十五萬石設法般赴上都以救百姓荒饉如山路險阻車乘難通仍募貧人令其般運以米充脚價務於全活流庸庶事優饒副朕勤恤

臣若水通曰移粟移民先王荒政之所不廢也梁惠王於河內河東之凶以爲盡心焉然而孟子不見取而引之以王政者何哉以移粟之濟民有限而王政之澤無窮也德宗移襄州江湖之粟以賑關畿之饑民可謂有仁心矣然其惠止於關畿爾脫有四方旱澇之災並時荐見則又將何以賑之哉故諸葛孔

明曰治世以大德而不以小惠眞王佐之道也

宋仁宗皇祐元年夏五月河北京東大水民流就食知青州富弼勸所部民出粟益以官廩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他日爲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持酒肉飯糗慰藉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山林陂澤之利可資以生者聽民擅取死者爲大冢葬之目曰叢冢及麥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粮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爲兵

者萬計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爲粥食之蒸爲疾疫及相蹈藉或待哺數[illegible]得粥而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弼立法簡便周盡天下傳以爲式帝聞遣使褒勞加拜禮部侍郎弼曰救災守臣職也固辭不受

臣若水通曰聚民而食之粥湛蒸鬱爲疫待哺不及而死雖欲救之反以殺之此濟饑之弊政也庸夫爲之若富弼以公私廬舍散處之而分之以粟使官吏之寓居者主其事且懸賞以勸其盡力山澤之利縱其自取焉可謂賑濟之盡善者矣宜乎其全活之衆哉雖然

衖之法他人亦或及此而收効則異者何邪蓋人之爲法或同而至誠惻怛之心不能如衖故承行之人不爲之盡心竭力故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宋孝宗淳熙八年九月以朱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冬十二月下熹社倉法於諸路帝謂王淮曰朱熹政事却有可觀淮言脩舉荒政是行其所學民被實惠宜進職以旌之乃進熹直徽猷閣

臣若水通曰處荒之政預備爲上賑救爲下有備則所濟萬全賑救則緩或不及朱熹社

倉之立所以備荒也苟非出於至誠惻怛之心則又焉能規畫之詳法制之善而可以爲天下法如是哉孝宗下其法於諸路則饑民之受惠不特浙東而已也後之有賑荒之志者宜玩焉

○元成宗元貞元年六月陝西旱饑行省右丞許扆議發廩賑之同列以未經奏請不可扆曰民爲邦本今饑餒若此若俟命下無及矣擅發之罪吾當任之遂發粟賑貸命亦尋下

臣若水通曰關中旱饑許扆發粟以賑而以身當擅發之罪卓乎有汲黯之風矣夫關中

遠京師若待命而發則仰哺之民化爲野中之餓莩矣成宗乃不之罪而命亦尋下其亦仁矣哉

○劉向說苑晉文公時翟人有封狐文豹之皮者文公喟然嘆曰封狐文豹何罪哉以其皮爲罪也大夫欒枝曰地廣而不平財聚而不散非狐豹之罪乎文公曰善哉說之欒枝曰地廣而不平人將平之財聚而不散人將爭之於是裂地以分民散財以賑貧

臣若水通曰鹿臺之財鉅橋之粟乃商紂封狐文豹之皮也大學曰貨悖而入亦悖而出

民之欲得此皮者久矣倒戈之徒可以見也
武王克商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四
海而萬姓悅服豈非散財得民之明効大驗
哉文公能善欒枝之言遂裂地以分民散財
以賑貧此所以成霸業而顯於天下也歟

○程頤論立賑濟法事救饑者使之免死而已非
欲其豐肥也當擇寬廣之處宿戒使晨入至巳
則闔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申而出之日得一
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來矣比
之不擇而與當活數倍之多也凡濟饑當分兩
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氣

稍完然後一給第一先營寬廣厚處切不得令相枕籍如作粥飯須官員親嘗恐生及入石灰不給浮浪游手無是理也平日當禁游惰至其饑餓則哀矜之一也

臣若水通曰救饑者非聖賢意也勢也夫聖人立法則三年耕而有一年之積民未病饑也惟後世國用無經取民無制是以或遇災旱而民豈能聊生乎程頤之說其法詳矣善矣然亦不得已也是故聖人在上可使菽粟如水火可使天下無饑民

○張栻與吳晦叔書有云賑民之事蓋有二端賑

濟也賑糶也賑濟須官中捐米以救之賑糶即用上戶所認可也官中吝米不肯捐專仰上戶之糶可乎今潭城諸倉受納已有米近八萬斛前勸陳帥借此上供米均濟農民乏食者或借與亦可卻一面具以奏聞待罪比至獲罪而十數萬生齒已活矣況未必獲罪邪未知渠能辦否爾若待常平司全求州糶米來濟則索我於枯魚之肆矣

臣若水通曰賑饑之事以朝夕爲死生者也故其機宜速不宜緩賑饑之用以多寡爲財費者也故宜豐不宜吝使徒責賑糶於上戶

而官粟則吝焉其濟果能普乎使必待部方
君命而機宜則緩焉其濟果可及乎此張栻
之論所以有枯魚之嘆上供之借待罪之奏
可謂切於救民而周於時變賑濟之善者也
爲人上者不可不深究焉
○王楨論賑濟利害曰賑荒之體先公吏而後私
家賑荒之要抑有餘而補不足嗟夫田不井授
王政墮廢官不養民而民養官矣農夫資巨室
之土巨室資農夫之力彼此自相資有無自相
恤而官不與也故曰官不養民農夫輸於巨室
巨室輸於州縣州縣輸於朝廷以之祿士以之

餉軍經費萬端其始盡出於農也故曰民養官矣不幸凶年饑歲在上者不得已散財發粟而賑恤之使之得免於流離溝壑之憂尙有是可以寓其愛民之心爾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歛而助不給此王政之所先也切惟今曰義倉創于慶曆曰務令民上三等每稅米一斗輸二升以備水旱其後興廢不常今下及小戶矣是官無以賑民使民預輸以自相賑恤已戾古意

臣若水通曰君之與民相資相報者也君施以治民民報以奉君在平時則什一而稅任土而貢民之施於上也有災變則散財發粟

春補秋助君之報於民也故曰相資相報者也若平時使民以奉上災變又使民以自賑何施報之有哉宜乎上下離心君民解體禍亂將起而莫之能救矣爲人君者可不體施報之義察治亂之幾乎

國朝洪武初曹震爲漢中府知府多善政大軍取蜀之後陝西旱饑漢中尤甚鄉民多聚爲盜莫能禁戢是時府倉儲糧十餘萬石震與僚屬謀曰民饑如此豈可坐視其斃倉廩糧儲尚多吾欲發以貸民賑其饑荒俾秋熟還倉且易陳爲新何如衆以爲然即日發倉令民受粟且以

狀奏聞自是攘竊之盜與鄰境之民多來歸者震皆令占宅自爲保伍驗丁給之賴以活者甚衆因籍爲民得數千家至秋大熟民悉以粟還倉後以事被逮至京

太祖皇帝曰震良吏也釋之以爲牧民者勸

臣若水通曰奉命而後行者人臣之經也先賑而後以聞者濟變之權也夫震發儲糧以濟饑秋成而民償則上不費公家之財而下可活萬民之命矣行濟世之權而不失其事君之經者也及後以狀聞

太祖是之他日又以是而釋其罪嗚呼此固

聖祖御世勸賢之道或者亦費震隆德及民之報
也
○洪武十七年九月丙子河南北平水
命駙馬都尉李祺歐陽倫王寧李堅梅殷陸賢往
賑之敕曰天生烝民所以立命者衣與食也民
非衣食何以爲生邇來河南河決北平水災稼
穡蕩盡時將嚴寒不早爲賑恤民何賴焉今命
爾駙馬都尉李祺歐陽倫王寧諸河南李堅梅
殷陸賢往河北同有司驗其戶口以賑之汝往
欽哉
臣若水通曰河之南北水災稼穡蕩盡衣食

無賴民將就溝壑矣人君苟念溝中之瘠其
能不動心乎我
皇祖特命親臣分賑南北豈非文王惠鮮懷保之
仁哉
聖子神孫體
皇祖之仁心而充養之則重熙累洽而災害不作
矣
○洪武中嘗遇水旱歲凶
孝慈皇后進食必間設麥飯野蔬
帝因告以賑恤之事
后曰妾聞水旱無時賑䘏之有方不如蓄積之先

備卒不幸有九年之水七年之旱將何法以賑
之
帝深以爲然
臣若水通曰古者三年耕而有一年之積九
年耕而有三年之積皆所以爲水旱備也然
不但積備而已又爲之檢制節儉所以備不
虞者至矣
孝慈皇后天縱聖善故進食必間麥飯野蔬所以
示儉而先天下也又知賑卹之有方不如蓄
積之先備可謂救荒之上策者矣其得毋天
下之道哉臣謹録之以爲

中宮之法焉

○

仁宗皇帝爲皇太子時自南京過山東境內遇民饑即令布政司發粟賑之及入見以聞

太宗皇帝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赤子乎

臣若水通曰夫視民之饑猶己之饑王者之

仁心也哉

仁宗時爲太子不忍山東之民饑餓不及以聞輒

命發粟以賑之可謂有仁心先意承志者矣

太宗聞而是之其所以養其仁心者何其至歟

○景泰間山東連歲災傷天順初人猶饑窘已發

內帑銀三萬兩賑濟有司以爲不敷乞增之

詔增銀四萬兩

臣若水通曰後世救荒之政徙民移粟不足

則勸取於上戶又不足則開發倉廩又不足

則出內帑焉蓋時君視內帑爲私財出於不

得已之計而後爲之也我

英宗皇帝以山東荐饑慨然爲之發內帑四萬以

賑之非至仁其能若是乎噫可以求爲

聖子神孫君民者之法矣

聖學格物通卷之一百終

